

呂赫若小說全集下

台灣第一才子

呂赫若／著 林至潔／譯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一九一四年生於台中豐原，一九五一年因意外歿於北縣鹿港，得年三十八歲。呂氏畢業於台中師範，兼具教員、音樂家與作家身分，更曾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其生涯跨日治至光復後，並以台灣光復作為日文和中文創作的分期。呂氏作品泰半發表於報刊雜誌，在世時僅出版有日文短篇小說集《清秋》一書，但他在小說藝術的成就與對文學信念的實踐，卻使之躋身台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呂赫若給我們留下值得紀念的一幅歷史性繪卷。

——葉石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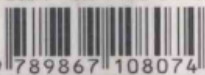
面對他的小說，彷彿是在細看一幀泛黃的、有著時間色澤的相片，歷史感與臨場感特別濃郁。正是依照這樣的感覺，呂赫若有意無意牽引著讀者走向他的時代，投以深情的回眸。

——陳芳明

在青年小說家呂赫若如熾閃的曳光彈匆匆劃過台灣戰爭年代前後或者焰紅或者慘灰天際的短暫人生中，雖然僅為汲養他的土地留下三十餘篇故事，然而他所創造出來的傳說，既迷人，又動人，又惱人，竟遠遠超過同輩的作家；字裡行間處處盡是騷亂社會中底層人們艱困的生活實相、渴望為知識份子與土地尋找出路的善念，更鍛鑄著充滿詩般美感與情思的動盪歷史記憶。

林至潔，一九七〇年生於台北三峽。日本女子大學營養系畢業，紐約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研究，曾任教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淡水學院、清華大學、淡江大學日語系。著有《日本近代文學選》、《讀實日語》、《現代日語文書》、《營養對疾病治療與預防》等。

ISBN 986-7108-07-8



00350



9 789867 108074

INK

好讀網

<http://www.sudu.cc>

INK

文學叢書

116

呂赫若小說全集
下

呂赫若◎著
林至潔◎譯

呂赫若小說全集（下）

作 者 呂赫若
譯 者 林至潔
總 編 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丁名慶
封面繪圖 李健儀
封面設計 秋山設計
美術編輯 許秋山
校 對 余淑宜 丁名慶 林至潔

發行人 張書銘
出版 **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 ink.book@msa.hinet.net

法律顧問 林春金律師

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訂書電話：02-22256562 訂書傳真：02-22258783
訂書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11樓之2
e-mail: rspubl@sudu.cc
網址：舒讀網<http://www.sudu.cc>
物流部／電話：03-3589000 傳真：03-3581688
退書地址：桃園市春日路1490號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地址 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4號1樓
門市電話 02-23631407
印 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年3月初版

ISBN 986-7108-07-8

定價 350元

Copyright © 2006 by Lyu, He-Ruo
Translated by Lin, Jhih-Jie
Published by **IN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呂赫若小說全集（下）／呂赫若著；
林至潔譯。--初版。--臺北縣中和市：
INK印刻，2006〔民95〕面；公分
（文學叢書：116）

ISBN 986-7108-07-8（精裝）

857.63

9402355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文學終究是苦難的道路， 是和夢想戰鬥的道路。



《呂赫若日記》(二冊)

定價1200元

由於參與政治活動，在鹿窟武裝基地行動中意外致死，「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二）一九五一留在我們心中的，永遠是年輕時俊秀瀟灑的形象，這是早逝者的幸運。也由於參與政治活動，家人為免二度傷害，呂赫若的重要文物包括手稿及書籍均遭掩埋在家中荔枝園裡，使後人失去許多研究的依憑。

本書是呂赫若以日文書寫在東京出版的「當用日記」冊子上，時間是：自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年）至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這本日記當初得以留下的原因，竟是因為其中詳載了孩子的生年時辰；為呂赫若已發表的創作、評論及小說集《清秋》之外，唯一歷盡劫灰而殘存的文字資料。紀錄了呂赫若文學藝術活動最活躍的三年的生活與交游，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分兩冊出版，一為日文手稿翻印本（全彩印刷），一為中文翻譯本。中譯本除全譯外，在必要處多方注釋，提供背景資料，同時，將日文書寫的日記原件掃描複製，以幾近原書重現的方式套出文稿本，供研究者參照。

目次

月夜	397	
合家平安	417	
一年級生（特別收錄新譯稿）		449
石榴	457	
玉蘭花	489	
清秋	509	
山川草木	569	
風頭水尾	599	
百姓	615	
故鄉的戰事一——改姓名	617	
故鄉的戰事二——一個獎	623	
月光光——光復以前	629	
冬夜	637	

【附錄】

媳婦仔的立場（呂赫若雜文） 653

淚的寫實與血的浪漫 林耀德 657

殉道者——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 呂正惠 660

略談新出土呂赫若小說〈一年級生〉 曾健民 693

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 呂芳雄 696

呂赫若創作年表 730

呂赫若作品分類速覽 739

相關評論及訪談索引 747

月夜

我重新體認到結婚是女人一生最大的任務。如果是男人，因不幸的婚姻而過著不幸的生活雖是不爭的事實，卻不會像女性那樣，導致自己全部生涯都破滅。至少，一次婚姻失敗的男人，也有可能再度過著幸福的婚姻生活。可是，換成女性時，單是社會上與道德上的因素，似乎被認定只能有更不好的婚姻。一位非常有教養的小姐，只要一次解除婚約，就已經喪失能選擇理想中結婚對象的資格。一超過二十五歲，只能淪為做人家繼室的命運。這些都是我們所看到的許多事實。因此，無怪乎台灣女性的雙親們冷淡處理女兒的心情。翠竹的情形，是這次婚姻再失敗的話，就是第二次的婚姻災難，考慮到第三次再婚的事時，到底有哪一種的結婚資格呢？我逐漸感同身受。當然，我個人的意見，既然對方如此不像話，就沒有

必要勉強在一起。不過，考慮到翠竹是舅父女兒的立場，與其第三次不幸地再婚，倒不如忍耐目前的婚姻，找出某個融合點，方爲上策。我沒有反省自己的無力，竟然不自量力地承擔下此一任務。最後決定由我當舅父的代理人，去翠竹的婆家交涉。除了我外，翠竹十四歲的侄女金蓮，暫時充當翠竹的侍從。原本在作決定之前，舅母是反對派的急先鋒，大發雷霆地說就算翠竹死了也不要再回到夫家。不過，在舅父的強壓與我的說明下，下決心姑且信賴我。再一次抱著淡淡的期待，翠竹也點點頭。正因爲如此，自覺自己的責任重大，一整個早上都在演練作戰方式。

我們三人在舅父們殷切的期盼下出發。到達翠竹的夫家是在翌日的午後。我認爲與翠竹的丈夫男人交涉，會比與女人們接觸更爲恰當，於是鎖定爲他下班時的行動。金蓮拿著翠竹的包袱走在前頭。翠竹垂頭無力地走在我的後頭，我必須頻頻回頭與她談話。當我佇立想聽清楚她微細的聲音時，翠竹也佇立著，絕不肯走到我的前面。我逐漸懶得說話，眺望眼前芭蕉林立的山巒，路旁樹林裡鳴啾啾的小鳥，谷底白色的溪流，以及山頂皎潔的浮雲，試圖掩飾這種僵硬的氣氛。這天陽光不會很強，山麓一帶白色氤氳繚繞，異常安靜。我們沿著由山麓流下來的小河走著。彼此沒有交談，只是默默地走著。耳際縈繞著自己踩在柔軟草地上的聲音、鳥鳴聲、風拂過甘蔗梢的聲音、溜過腳底的潺潺流水聲。不過，在萬籟聲中，察覺後腦有翠竹的微弱呼吸聲，但也莫可奈何啊。此時，我想從現在鬱悶的狀態下掙脫出來。突然

有種孩提時帶著翠竹走在山間小路的錯覺。那實在是非常快樂、如夢的瞬間。也許是我的主觀印象，有種愛人跟隨在後面的喜悅感，不禁心旌蕩漾。縱貫道路終於出現在田地的對面，看到飛駛於其間的汽車時，再度把我喚回現實。正想著要搭乘汽車時，腦海裡浮現今天的目的，竟然把瀕臨二度婚姻破裂的翠竹放諸腦後，連自己都這樣，不由得面紅耳赤。爲了翠竹的幸福，可以想成現在自己即將面臨戰場的悲壯豪情。我重新回想昨晚初次聽到翠竹的苦境。小姑與婆婆毫不通情達理，施予體刑，而丈夫則加以袒護。舅母說：那麼，翠竹到底做錯了什麼事？結果是沒有吧。總之，就是爲了想娶第九任妻子而要把翠竹攆出去。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了解舅母的意思。不過，該怎麼抗議才好呢？我再度回想從翠竹口中聽到被虐待的具體事實。如果抗議這件事，最後是希望她們能疼愛翠竹，那麼除了低頭外，別無他法吧。我悄悄地窺視翠竹的表情。翠竹已完全死心，兩眼看起來格外大。到底是揭發事實，然後抗議請對方反省好呢？還是一開始就心平氣和地哀求好呢？遇到怎樣才算是對翠竹好的問題，我也不禁茫然。不久，我們搭乘汽車。始終無法理出個頭緒，終於要在城鎮下車時，我開始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無力。爲了助翠竹一臂之力，反問自己該採取什麼方式，真是傷透了腦筋。不過，翠竹的婆家已經出現在眼簾。翠竹的表情越發陰暗，步伐漸漸沉重。或許我本身的步履比翠竹更疲憊。總之，我就這樣闖進了翠竹的婆家。

翠竹的婆家位在鎮的盡頭，約有十間密集店鋪裡的二樓建築物。來到要經過店鋪的途

中，翠竹突然變了臉色，藏身於路旁不動。我漫不經心地說：怎麼一回事？一看到翠竹膽怯、陰鬱的表情，覺得自己多此一問。不用說，因為翠竹害怕走進婆家。我不由得眼眶一熱，喉嚨哽咽，久久說不出一句話，只是眺望翠竹婆家二樓建築物的窗戶。它比其他建築物更高，掛著白色的窗簾，緊閉的玻璃窗沐浴在夕陽下。看到紅色夕陽映在閃閃發光的白色玻璃之反射中的影子，這才知道暮色已經開始迅速包圍周遭。蝙蝠幾乎碰上電線而飛翔著。後悔竟然這麼晚了，於是勉勵自己要堅強。

「那麼，走吧。」我催促翠竹。

附近的居民一看到我們，悄悄地竊竊私語。一位老太婆察覺遇到的似乎是翠竹，於是出聲嘆息，然後認真地盯著我瞧。

「我是她哥哥。」我說。

「你好。真的是……」

老太婆不時斜眼望著翠竹的婆家，邊向我訴說翠竹的婆婆之惡形惡狀。我的心情益發沉重。老太婆充滿同情的話，並沒有煽起我對翠竹婆婆的憎恨，因為我已經決定只找翠竹的丈夫談話。

我們開門走進屋裡。屋子整理得井然有序，有四、五張圓凳，圓桌上鋪著桌巾，而且辦公桌上的牆壁，有個大時鐘在滴答滴答響。翠竹大概是因為回到自己家裡的習性使然，搬

出椅子叫我坐下。我邊坐著邊有種無以言喻的錯覺。當翠竹走進裡面時，她的婆婆一副陰沉的表情出現在我的面前，接著小姑也出來露臉。

「我是翠竹的哥哥。我帶翠竹回來……」

慌慌張張打招呼後，我開始正面看著她們兩人的臉。那是多麼鬱悶、不愉快的臉啊。婆婆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臉長得非常長，就像是馬臉，細小的雙眼緊挨著額頭向上吊，一副壞心眼的模樣，頭髮幾乎掉光，就像某家齒科醫院所掛的照片，四、五顆骯髒的暴牙埋在臉的下半部，瘦骨嶙峋的身體，配上一雙細腳，而且是纏足的小腳，好不容易才得以支撐身體。五官分明，令人覺得像豪傑婆般的銳利。不過，整個身體鬆垮垮地，看起來是個不乾淨的、吸食鴉片者。皮膚已經皺成一團，布滿雀斑。一副管他外面世界如何，君臨於自己為所欲為的世界之表情。照這麼看來，對翠竹施以肉刑也是毫不在乎的。

「不回來也沒有關係。」視線避開，惡毒地對我說。

「咦？」

我反問。老太婆始終不與我的視線相遇，而且用眼角瞪著翠竹。

「動不動就哭著回家，我們的臉皮要往哪擱啊？」

這次輪到小姑說，突然背過臉去。哎喲！來找碴了。不由得我怒火上升，不過還是得強顏歡笑。聽說小姑已經將近三十歲。乍看之下，不會讓人覺得是個姑娘，比老太婆稍微年輕

一點的體型，表情卻更加惡毒。既不動人也沒有女性的魅力，臉與手一點也不光滑，乾乾癢癢的。濃妝艷抹更加滑稽，恰似有缺陷的男人化了妝。惡毒的表情只不過是讓人覺得因嫉妒他人，苦於自己的缺陷所作出的反擊。不管是傳言或根據翠竹的說法，這位小姑似乎是策動的 centre 人物。果真如此，她是默默看到兄嫂這位女性幸福的婚姻生活，而無法忍受吧。

「不是！並不是這樣的。翠竹有事回家，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回家……」

「回去得有點過頭了。」

老太婆說。小姑接口說：「說些中傷的話後才走的。不合我家的門風。」

兩人都看著外頭，異常興奮。看到此情景，我覺得很可笑。不過，一看到翠竹，這個憔悴、可憐的女人，側臉對著我們，眼睛向下看，洋傘還高舉到胸口握著，站著一動也不動。照這樣談下去，情形一定越來越複雜。因此，我用眼睛搜尋翠竹的丈夫。不過，二樓似乎沒有動靜。金蓮看不下去了，把自己的身體靠著翠竹的身體，一副防禦的姿勢。

「不管怎麼說，你看翠竹還很年輕，請原諒她吧。」我特意慎重地點頭。這麼一來，老太婆的氣焰越發高張。

「年輕？」然後發出空洞的笑聲。

「聽了會讓人笑破肚皮。什麼嘛！有兩任丈夫的人，還說什麼年輕。」

「因為有預謀想再嫁一次吧。」小姑說。「因此，才能毫不在乎地做出這種事。」

不過，我始終必須讓步，黑的也要說成白的。我非常了解，翠竹再也無法忍受，呼吸急促不已。再加上，我的腦海裡浮現舅父的身影。

「翠竹的父親也說很對不起。再說，姻緣是天注定的。翠竹會當你們家的媳婦，也是某種緣分……」

這套說詞多笨拙啊，有點生自己的氣，老太婆立刻打斷我的話。

「不是。我們是被騙的。」

「因為不知道她是這種貨色。」小姑娘說。

我實在很忿怒，被騙的是我們。不過……

「不要再談過去的事了。總之，從現在起要能圓滿。」

「這可傷腦筋啊。」

「因為要對付壞女人可真棘手啊。」

我也應該要抵抗了。

「不過，翠竹哪裡做錯了？事實上，你們沒有告訴她，而她本人也不明瞭……」

「哎呀！」這時老太婆才看著我的臉。我的視線一直落在她的泛黃暴牙上。老太婆似乎被觸到痛處，變得很急躁。

「那麼，你是說她都沒有錯囉。」

「不是。是因為不知道哪裡做錯了。如果告訴翠竹的話，隨時都可以斥責她。」

「哎呀！」這次是小姑出聲。她的唾液噴到我的臉。

「你想看看吧。她不是屠殺前夫嗎？」

我有種晴天霹靂的感覺。翠竹的臉色比我更蒼白，用手帕搗著臉，肩膀直打哆嗦。我覺得還是保持沉默較好。老太婆終於一一數落她的不是。例如，懶惰！早上不起來煮飯。貪吃！吃飯時間外，打開菜櫥偷吃。說到不愛乾淨、不幫丈夫洗衣服時，翠竹突然哭了出來。

屋裡瀰漫著緊張的氣氛。只會提出前夫的事，真是卑鄙的傢伙！我不禁瞪著小姑。瞬間，翠竹的哭聲使婆婆有點畏縮。不過，她立刻眼冒怒火，咬住嘴唇，伸出右手的食指，想去戳翠竹的額頭。然後大叫：

「哼！哭啊！你以為哭的人就是贏了，那可是大錯特錯了。」

「翠竹！」我拉了一下翠竹的洋傘。「這樣會妨礙我們談話吧？」翠竹越發哭了起來，連金蓮都想跟著哭了。

「哼！真的是惡人先告狀。」小姑冷笑地對我說。「演戲想使人相信她所說的話。」

我已經決定不再與女人們交手，而且也了解翠竹倔強的個性。照這樣看來，除了等待她丈夫的歸來外，別無他法。看了一下時鐘，已經五點半了。夕陽開始映在玻璃窗上。這時，不禁察覺我們的情形很奇妙。既沒有獲得一杯茶水，而且我放肆地坐著，與興奮站著的主人

們起爭執。扮演著這麼奇怪的角色，不由得打了寒顫。不經意地看了一下外頭，藏身陰涼處、注意傾聽與投射好奇眼光的隔壁女人們之身影映入眼簾。從先前的氣氛來推測，她們不太與近鄰交往，而且似乎反目成仇。

門外響起走在石頭上的自行車之鏈子聲。聲音逐漸接近，一位中年男子走進來。我想他就是翠竹的丈夫吧。果然是翠竹的第二任丈夫。與母親相似，瘦瘦高高的，馬臉的不同處在於鼻下的小鬍子與凹陷的臉頰，頭髮很長、向後攏，國民服穿得筆挺，是個走在時代前端的知識分子與美男子。一雙眼神恰似社交家放出聰明的光輝，一走進屋裡，瞧見翠竹就瞭然於心。於是慇懃地打招呼道歡迎，然後屈身說聲「稍微失禮一下」，就走上二樓。不愧是在此鎮的青果公司做會計。既然這樣，應該是個容易溝通的男人，我暗自竊喜。

翠竹丈夫的出現，只是扼止了翠竹的哭聲而已，其他完全出乎我的期待。如今回想起來，他只不過是個厚顏無恥的男人。只是個換了八個妻子、不好惹的那號人物。乍看之下，擅長社交的他之行動完全與他的心理不相稱。隔了一會，他換好服裝下樓，也不正眼瞧翠竹一下，一坐下來就蹣腳抽菸。

「啊，歡迎光臨。您府上可好？」

彷彿把我當朋友般對待，追根究柢地詢問我的事，然後像商人般批評財經界。等他抽了一會兒菸，我委婉地提起翠竹的事，他以冷笑的表情，猛然吐出一口煙，視線移向母親，默

不吭聲。於是母親與妹妹開始替他絮絮叨叨地批評翠竹的不是。聽著聽著，他的表情依舊是冷笑，似乎點頭同意她們所說的。我的忿怒勝於愕然。雖然他表現出偉大、超然，不想涉及這個問題的態度。不過，在我的眼中看來，他只不過是個與母親她們共謀、享受與妻子魚水之歡的好色之徒。我不由得怒火上升，想直搗黃龍、與他交談，他越發以無言的冷笑逃避我的詢問。或許是氣昏了頭，我挖苦地說出「大凡一個男人，對於尤其偏離世間常情的老母等，應該要善導，怎麼可以反而盲從老母的無知。自己應該非常了解自己的妻子。現在卻以佯作超然的態度，任憑老母爲所欲爲，這樣不是與妻子同衾，簡直是買女人嘛，而老母不正是在搗母嗎？」之類的話。

我想翠竹的丈夫應該可以聽出這番話的含意。就在我的話似乎要結束時，他突然離席走上二樓。這麼一來，老母與妹妹的眼中冒出火花。

「那是因爲翠竹是賣淫女。」她們胡攪一通。

我大吃一驚，後悔竟然產生反效果，卻又勉強露出妥協的笑容。

「不是，那只是比喻的話而已。」

不過，已經太遲了。婆婆與小姑口沒遮攔地開始辱罵翠竹。當然，罵翠竹的話中，多半是諷刺我的話。我一直保持沉默。手足無措時，腦海裡浮現舅父的臉，於是決定一個勁兒地賠禮。